



李季林 日记

留德岁月 (第二卷)

1934-1946年

Unter den Linden, Berliner Verkehrs-Verein
Dienst, 1. - 11. 11. 1934, 1. 11.
Wohlheide 11. 11. 1934, 1. 11.
Unter den Linden 11. 11. 1934, 1. 11.
Wohlheide 11. 11. 1934, 1. 11.
Unter den Linden 11. 11. 1934, 1. 11.
Wohlheide 11. 11. 1934, 1. 11.
Unter den Linden 11. 11. 1934, 1. 11.
Wohlheide 11. 11. 1934, 1. 11.
Unter den Linden 11. 11. 1934, 1. 11.
Wohlheide 11. 11. 1934, 1. 11.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014061226

K825.4

350

V2

季羡林 日记

留德岁月 (第二卷)

1936.10.5-1938.3.24



季羡林文化基金会
陕西省季羡林国学院 整理
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

K825.4

350

V2



北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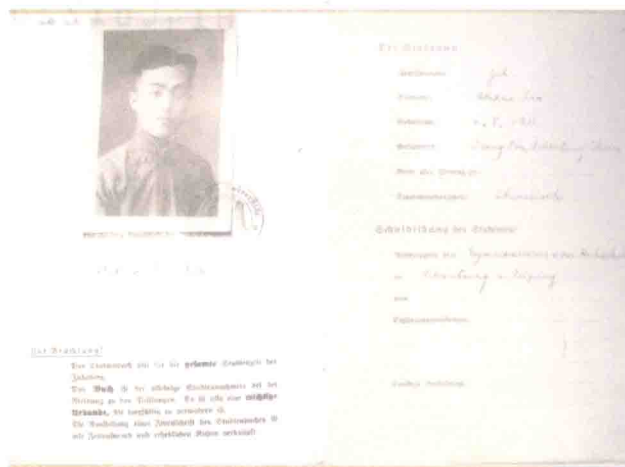
C1748335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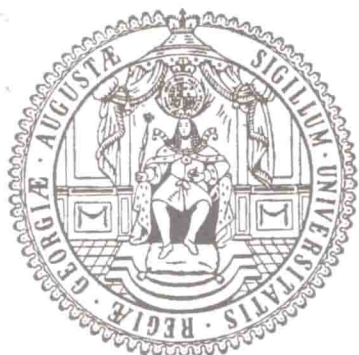
季羨林在哥廷根城



季羨林留德时候的学生证



季羨林的练习簿



哥廷根大学校徽



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羨林（右一）和友人合影



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羨林（右）和乔冠华合影

雪山從國人，病竄之山林記故於熟南起來，
我在右邊記他一言，遠處看到龍向下而去，
招呼過他來，一直走到十二點鐘，一日近城走
到他家。

吃了一頓牛肉大款白菜，味道雖好，但涼得
也令人難過。

不久王去，也照樣吃一頓。

吃過飯走到二點半鐘起來，我到中文研究
所去，念阿剌伯文。

王點回家，外面冷得令人受不住。

到家，念阿剌伯文，印度哲學。

吃過晚飯，念印度哲學，阿剌伯文，Kilhorn。

四日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又下起雪來，早晨雪還沒停
而且也非常大，空中幾乎全被雪片塞滿。

八點起牀，吃過早點，念阿剌伯文。

十一點到中文研究所去，街上的雪堆得驚人地
厚，雪團直往臉上撲。

到研究所，念阿剌伯文。

不久，Haloun 領了一位女來參觀，看一通就

季羨林日記手稿

一九三六年

十月五日

才起来的时候，天还晴得很好，有太阳光，但不久就又阴了起来，一直阴到屋里看东西都有点模糊。

背梵文单字，念《梵文文法》和《德文文法》。又开始温习后面的习题。因为我下学期预备选 *übersetzungsübungen in das Sanskrit*（梵文翻译练习）。习题念不熟，要翻译也无从着手。

十二点一刻出去吃饭。吃完回家的路上，又落起雨来。回到家，因为每次睡觉起来总流鼻涕，打喷嚏，半天才能好，所以再不敢睡。胡乱看了点书，又写信。

外面天阴得更黑了。雨也下得比刚才大了。仍然温习梵文习题，背单词看 *Der Tod in Venedig*（威尼斯之死），我看 Thomas Mann（托马斯曼）的作风，颇与我有点相像：描写一件东西不厌其详，文字虽然很有采藻，但通体看起来就有点板滞不灵动了。

晚上温习梵文习题。梵文的 *word order*（词序）似乎没有一定，所以不容易记住。

六日

夜里正睡得很浓的时候，忽然醒转来，鼻子止不住往外流鼻涕，鼻涕也向嗓子里流。嗓子又酸又辣，简直说不清是什么味道。一会一醒，一会一吐，人难过到无以复加。但不知多久以后，终于又朦胧睡去。

起来除了照例打几个喷嚏外，并不觉得特别难过。仍然照常念梵文和德文。

十二点就出去，外面天阴得很黑，也冷。先到 Polizei（警察局）领出护照，就去吃饭。吃完同章伯母一直走到龙家，吃了点水果，又喝新从中国寄来的龙井茶。龙新搬了家，就在隔壁，房子朝南，比以前那屋子好多了，太阳可以射进来。

三点才回家。刚才下了点雪，现在又停了。回到家，先看了会报，又念梵文。外面天愈阴愈黑，屋里简直看不清东西了。

晚饭前，写给秋妹一封信。吃了晚饭，又接着写完。看了点梵文习题，已经又是睡觉的时候了。

七日

夜里又醒来了一次，仍然流鼻涕，但不像上一次利害，不久就又睡去。起来又打了一阵喷嚏，毛病已成，无可挽救，只好听之而已。

背梵文单字，念《梵文文法》，温习梵文习题。又念《德文文法》，作德文习题。一直念到十二点一刻，才出去吃饭。

早晨天晴得很好，不久又阴起来了。吃完回家，稍稍休息了一会，念 *Der Tod in Venedig*（《威尼斯之死》），念《梵文文法》。

最近觉得自己的梵文同德文都很有进步。以前我有几次都想中止学梵文，觉得梵文复杂程度出乎我的脑力之外。终于又强忍着继续学下来，现在总算有点苦尽甘来了。德文也差不多，到德国后忙于学梵文，说实话，并没有用多少时间在德文上，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也就满意了。晚上又温习梵文习题。现在天黑得早，晚上大可以多作点事情了。

八日

早晨天晴了，有很好的太阳，但仍然很冷。听房东说，夜里已经结了冻。

昨天接到章俊之寄来的学生证，让我替他办退学手续。今天早晨只念了梵文，十点半就出去。先到图书馆，让他证明没有借书。又到秘书处领

exmatrikulationsschein (退学修课证明), 到 Studentenwerk (大学生服务处) 也让他打了一个图章。后又回到秘书处, 填好表, 交上学生证 anmeldbuch (登记簿), 手续就算完了。

吃饭时间还早, 到城墙上坐了坐, 天又阴了起来, 颇冷。刚过十二点就去吃饭。

回家看 Schmidt (施密特) 的 Buddha (佛陀)。又把关于印度文学的数目抄了抄, 念《梵文文法》。

大概用脑太过了, 头有点痛, 但仍然背梵文单字。写给俊之一封信。

晚上头仍然有点痛。温习梵文习题, 念梵文单字。窗外静得很, 只微微地听到清脆的履声, 由远而近, 又远了下去, 一直到听不见, 像消失在梦里。

九日

几个礼拜前, 给秋妹信, 告诉她我自己存钱预备留学的经过, 今天早晨接到她的信, 又发了一套谬论。女人终究是女人, 从此我可以打断妄念, 独怪我自己为什么一时竟这样痴, 告她干吗? 让她装她的少奶奶去吧! 我的举动家里是再不会谅解的, 我也再不求家里的谅解了。

天气很好, 有太阳。接到信, 心里非常不高兴, 立刻写了封回信。这次却不说实话了。只说她说的对, 同女人还讲什么道理?

写完又念《德文文法》。十二点一刻出去吃饭。吃完回家, 心里只有想到那封信, 就不高兴。我这次出国没有一个人谅解, 这里说的当然是家里的人, 他们也不了解我将来能替中国作什么学术上的工作, 对中国学术有多大影响。他们知道的就只有“家”, 只有目前的一点小利害。

念 Schmidt (施密特) 的 Buddha (佛陀)。文章写得极好。内容也实在, 几天来没睡午觉, 也不觉得怎样, 可见习惯不该养坏。

晚上背梵文单字。

十日

今天是双十节了, 国庆日。但中国眼前就要亡国, 还有什么可庆呢?

念梵文。接到远东协会寄来的《东方舆论》，又看了半天。十二点一点（刻）出去吃饭，天阴得非常黑，并不很冷，吃完回家，念 Buddha und seine Lehre（佛陀和他的学说）。觉得写得很好，虽然短，然而内容并不空虚。

六点，天已经黑下来了。Fräulein von Denffer（冯·登费尔小姐）来找，闲扯了半天，她才走。

吃过晚饭，又念梵文，心绪非常坏。

现在我才恍然大悟，我自己觉得能奋斗到德国来念书，是一件并不平常的事，为国，为家，都有很大的意义。家庭应该帮我的忙，但现在都证明我这想法是错的，他们的意思同婶母一样，连大学也不该上，早就该去当一个什么录事书记；不，连中学也不该上，应该同我那一群表兄表弟一样，四六不通，东钻西钻，胡混下去——但这里面却没有叔父，他老人家是始终要我上学的。

十一日

又是星期了，天气极好，虽然天上仍然有云彩，但有太阳的时候数占多数，而且也不很冷。

早晨念梵文。十点半龙来找。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 Eintopf（大锅菜节），老希这混蛋弄这些骗人的花样，我们何必去趁热闹？所以几天以前章伯母就约定了要我们到她家去弄饭吃。我们立刻就到她家去，弄饭一直弄到一点才完。家乡风味，特别吃得多，而且也吃着香。

吃完又闲谈，三点半我同龙出来，到山下面新建筑还没有完的房子那里去散步，连着两行，十几座大楼，是预备住兵的。我们从这面进去，从那面出来。出来的时候，才看到一个木牌，写着严禁人们进去。我们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接着下面仍然是兵营，地里大概都挖空了，窗子上都按着避弹玻璃，连住马的屋子都非常整洁，德国人确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回家已经五点，又念 Buddha und seine Lehre（《佛陀和他的学说》），愈觉得这书写得好。

晚上念梵文同 *Buddha* (《佛陀》)。

十二日

天阴得很黑，才起来的时候，外面微微落了几滴雨，屋里简直有点黑得看东西不清，也冷。

念梵文单字和文法，又念德文。十二点出去，先到 *Aula* (行政中心)，预备看看功课贴出来没有，结果是还没有。到饭馆去吃饭。

吃完同龙到 *Gosslerstr* (戈斯勒街) 去找找看 *Institut für landwirtschaftliche Bakteriologie* (农业细菌学研究所) 在什么地方，因为清华同学石磊要来哥廷根研究害虫学，结果是没有找到。

回家的路上，又濛濛地下起雨来，到家就念 *Buddha und seine Lehre* (《佛陀和他的学说》)。天色更黑了，雨虽然停了，但街上仍然湿湿的。

晚上念梵文。

几天来，心情总不好。我自己从不把自己看得太低，我总想在德国把学业念到一个阶段，回过能替中国学术界作点事情，然（而）就目前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达到的了，家庭作了我的阻碍。

十三日

夜里又似乎下了雨，天阴得非常黑，但却比前两天暖了点。

从昨天起，又从头温习《梵文文法》。自从今年一月二日念梵文以来，这薄薄的一本文法，大概至少也念了有二十遍了。到现在大体上总算弄清楚了，虽然详细的节目还有几处不甚了解。

念完梵文，又念德文。这部《德文文法》也念了有五六遍了。德文虽然比梵文容易，但比英文却还复杂得多，所以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彻底清楚。

十二点去吃饭。吃完同龙到 *Nicholacsbergweg* (尼古拉斯路) 去看房子，走了许久，才到。已经是在城外了。我们觉得太远，也没进去问。就又走回城来，我们沿着山下的一条路走。山上的树林绵延，远处就给云彩笼罩

起来，景色非常好。来哥城一年，竟还有好地方没有发现！

回家念 *Buddha* (《佛陀》)，念梵文。天愈阴愈黑，五点屋里就看不到东西。

晚上洗了一个澡。

十四日

阴得非常黑，夜里又落了雨，但仍然比前两天暖。念梵文和德文。十二点出去吃饭，濛濛地下着雨，仍然同早晨一样地黑。吃完回家，看 *Buddha* (《佛陀》)。现在天气冷了，脑筋除了吃过午饭有一点糊涂外，一天都非常清楚，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了。现在大体说来每天可以作七小时工作。

五点去访龙，同到车站去接石磊。等到七点车才来。以前天天在清华碰到他，但没有说过话。想不到他是浙江人，人似乎很老实，但脑筋也不甚清楚，说话再也说不明白。

替他在 Gebhard's Hotel (格布哈特酒店) 找了一间房子。又回到龙处，他替我们作晚饭。吃完又东扯西拉地谈了半天，已经十点了。我又一个人把他送回旅馆，才走回家来。路上很清静，不过看到许多军人，每人都臂上挽了一个女人，样子很亲昵，不知是什么意思。

十五日

昨天晚上大概又说多了话，半夜没能睡着。早晨起来，吃了早点，就出去。

天阴得非常黑。先到龙处，他已到旅馆去，我也立刻跟了去，稍一坐，我们三个就出发找房子。先到 Goethe Allee (歌德大道) 抄了许多房名，然后才到北城去。走到一个房子门口，进去一问，租出去了。又走到一个房子门口，进去一看，屋子太小，钱又太多。在那附近，看了不下几十个房子，结果一个满意的也没有。

我的脚磨起一个泡，走路不方便。夜里又没有睡好，又疲倦，人真有

点狼狈了。最后终于走到一家，主人是一个老寡妇，房子光线很好，也不贵，就定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已经一点，到饭馆去吃饭。吃完，又回到旅馆，提了东西，搬到 Goslarstr（戈斯拉尔街）的房子里去。屋子里挂了寡妇儿子的像，是世界大战阵亡的。我看了真替这老人流泪。夫死子亡，孑然一身，她心里是什么味道？

四点才回家。简直疲倦得真要瘫掉了，在沙发上稍躺，又勉强把 *Buddha*（《佛陀》）看完。

晚上，精神很不振作，腿有点酸痛，没能看多少书。

十六日

天仍然阴，但比前几天暖多了，一天都飘着很大的风。

早晨接到蒋程九先生的信，教育厅津贴现在名额已满，不能领——现在剩给我的惟一的希望就是领到山东津贴，但这希望也终于成了泡影了。论理我该很难过，但其实却不然。我不但不难过，还有点高兴。因为我明年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家里实在不能支持了。再一方面，我觉得或者还有考一考的机会，多弄到一点钱也说不定。

念梵文同德文。十二点一刻出去吃饭。吃完同龙、石到 Hermann Weber（赫尔曼韦伯）去，托他替石领行李。

回家精神很倦，看了会报。四点龙来，他劝我弄英文作博士，但我不想这样作。我却感激他这番好意。龙毕竟是血性人！

他走后，我念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梵语文学史》）。

吃过晚饭，念梵文，又随便看了点别的书。窗外风大得很，从远处的树林子里传了来，像牛在鸣。

十七日

仍然阴天，暖，风大得一塌糊涂。落叶在地上给风拖来拖去，簌簌地响。

早晨念梵文同德文，但心总不能很沉静。补助费领不到，自己刚制造好的一个希望又破灭了。虽然自己有自信能再回到德国来，但人事变幻，

谁知又演化到什么样子呢？人为希望苦，这话是再也不错的。

十二点一刻去吃饭。龙始终没有去，恐怕他病了。所以吃完饭，便同章石到龙家去。他并没病，是因为又有一位中国学生来哥廷根，他陪他找房子，所以没能去吃饭。这位才来的也正正在那里，是居正的儿子。

我们坐下，喝了半天茶，吃了半天点心，四点才回家。想念书，但心同早晨一样，再也沉不下。思绪复杂到自己都莫名其妙，想想目前，想想将来，觉得一无是处。人生的意义，就在有希望，然而有希望就有希望的幻灭，于是也就来了痛苦。到现在我才知道，佛的说法自有至理在。他说□□□是一切众生长成灭的“因”(Ursache)，这个“因”的“果”(Wirkung)就是痛苦。所谓□□□者，换了话说，也就是 Schopenhauer (叔本华) 的 Wille zum Leben (生存意志)，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永远想向前进的希望。晚上念梵文，窗外风仍然很大。心一静，便立刻听到风挟了树叶子过路的声音。

十八日

又是星期日了。天仍然阴，风不但没停，而且已经大到似乎不能再大。稍一静，就听到远处山上的树林子里吼吼的巨响。

早晨念梵文，一想到自己的命运，心里总不能释然。为什么自己不能在德国完成学业？这道理自己讲不通。

十二点出去吃饭，今天是哥廷根全程开会欢迎新开到的兵，全城都挂了旗子。我出去的时候，看到街上全是人，走到 Weenderstr. (韦德兰大街) 的时候，正看到一大队兵走过去。德国兵不说武器，精神先好，令人不禁想到中国的兵！

吃完就同章石到章家去。她今天晚上请我们吃茶吃饭。喝着茶闲扯，四点龙居叶去，于是更热闹了。叶不必说我是讨厌他的。新来的两位中，居又是一块俗物。所以我对谈话没有什么兴致。

一直到八点，才把一切都作完。吃的时候便是痛快淋漓。吃完又喝茶闲谈，十点才出来。又陪石走了一段路，才回家，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十九日

夜里又没能睡很好。天快明的时候却很安静地睡起来。醒来已经八点半了。

念梵文。不知为什么又忽然觉得梵文复杂起来，所以一早晨就全在梵文上，把念德文的时间也占了。

早晨就开始下起雨来。出去吃饭的时候，雨还没有停。我因为改了吃饭的地方，所以先去找龙。饭馆就在龙住的对面。饭很好，而且也便宜。但许多人都挤在一个桌子上，吃起来很拘束，颇不痛快。

吃完又到龙处小坐，才一同出来，路上碰到石，我于是同石到书店看了看，龙到别处去，石又同我一直回到我家。雨仍在下着。

同石谈到四点，他才走。我脑筋里想着许多问题，看样子明年非回国不行。倘若想要博士头衔，只能跟 Wilde（怀尔德）作，但我又不愿意弄英文博士。倘若用梵文作，则两年又绝对不够。左想右想，终于得不到一个解决。头想得渐渐痛起来了。

晚上念梵文，精神非常不好。

二十日

夜里又睡得不好。起来，外面还在下着雨，屋里显得非常黑。

念梵文，一念念了一早晨。念了将近二十遍，竟还有遗漏的地方。今天又找出了新的困难来了，结果是弄得头晕脑昏。

十二点去访龙。稍谈就到饭堂去。碰到一对美国夫妇，颇有意思。

吃完出来，雨还在下，而且愈下愈大了。到龙处小坐，便同他出来去访一位印度学生。

头上的水直往下流，雨始终没有停。这位先生人非常和气，他懂梵文，而且能说英文。我问他许多关于梵文的问题，他念字母同 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不一样，不知怎么一回事。

出来又同到章家。正喝着茶闲谈的时候 Herr Zentsch（泽茨施先生）去

了。这位仁兄颇有意思，他问了我许多关于俄国同中国的问题，头脑似不像一般西党（Hitler 党，希特勒党）的荒谬。他正要走的时候，小叶去了，我同龙也不想再坐下去，于是同他出来。

雨还在下着。到理发所理了理发才回家。晚上念梵文。窗外雨似已停，静静的没有什么声音。

二十一日

雨停了，但天还在阴着。不很冷，是秋天的意味。

自从发现了梵文的新困难以后，自己又有了工作了。今天仍然用一早晨的整工夫念梵文。渐渐地弄出了点头绪。

十一点就出去，先到龙处，告诉他我今天不能到那里去吃饭，又到秘书处，领了 Meldeschein（登记表），同时替章俊之领出 Anmeldebuch（登记簿）。到 Deppmüller（德普米勒）去问订的书来了没有，结果是没有来。

到 Herkulesbräer 去吃饭，碰到石。吃完就同他到车站邮政局送包裹。雨又下起来了，石邀我到他家去坐，于是一直走到他家。喝了点茶，四点才出来。

外面雨更大了，一直把我淋到家。回到家把表填了填，精神很不好，稍微看了点书，屋里就黑起来了。

晚上又念梵文。外面雨声敲窗，秋意逗上心头。

二十二日

早晨雨仍在下着，而且阴得似乎更黑了。这才是真正德国秋天的天气。念梵文。十一点出去，先到 Deppmüller（德普米勒）去问书到了没有，结果是到了。这是 Pischel（皮舍尔）的 *Leben und Lehre des Buddha*（《佛陀的生涯及思想》）。是一本很有名的关于佛的书。

从书铺一直走到龙处。稍谈就去吃饭。刚才雨停了一会，现在又下起来了。吃完饭走回家的路上，雨一直在下着。

看 *Leben und Lehre des Buddha*（《佛陀的生涯及思想》）。屋里有点黑，

看窗外，天板着阴沉的面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又是满地的黄叶，被人踏在脚下，和了雨水，黏成一片。一个人在这样环境下的心情就概可想见了。我再也打不起精神。睡了一觉起来，屋里已经看不清楚东西，正在看着《梵文文法》的时候，对面住的 Schmidt（施密特）家的小孩，在外面按铃，找房东，我把她领进来，拿画片同邮票给他看。这小孩叫 Rerishold，长的非常美，今年才2岁。

晚上看 *Leben und Lehre des Buddha*（《佛陀的生涯及思想》）。

二十三日

夜里似乎又下雨了。早晨虽然停了，但地上仍然很湿。

用梵文打发走一早晨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仍然如处五里雾中，摸不清头脑。我不敢自己认为是天才，但学文字的本领，我却觉得不比任何人坏，最少也在一般人的水平线以上。但现在碰到梵文，真有点让我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十二点出去吃饭，吃完坐在那里看画报的时候，石去。他已经吃过饭。我们便走出来，一同到我家。濛濛地落着雨。

谈到四点他才走，我又念 Pischel（皮舍尔）。向晚的时候，天本来是阴的，但在阴云之下又漫上了一层黑而且黄的浓云，这样一来，屋里更黑了，黑到看不清东西。

天气非常暖，屋里简直有点热得坐不住，这种天气真有点古怪。

晚上念了点梵文，洗了一个澡，头热得有点发昏。

二十四日

早晨天气有晴的意思，但不久就又阴了起来，热得有点奇怪，简直像夏初的天气。

今天早晨仍然是只念了梵文。好久没有念《德文文法》了，并不是自己疏忽了那方面，实在因为自己觉得学期就要开始，梵文工作也要接踵而来，现在预备得实在还不充分，所以只得加点油赶一赶。

十二点去访龙。吃饭的时候，遇到居。出来的时候，居一定要约我们到他家去坐。只好去坐一坐。看了许多他自己摄的像片，又听他拉了一曲提琴，才出来。

同龙回到我家坐了坐，同去访章老太太。坐下吃了半天茶，东扯西拉地谈到五点才回家。

天阴得更黑了。回到家就看 Pischel（皮舍尔），又从里面知道了许多新东西，古人说“开卷有益”，实在是一句实话。

晚上又念 Pischel（皮舍尔）同梵文。屋里生了火，简直有点热得坐不住。

二十五日

星期日。天仍然阴着，但不时也透出几线阳光，风大，然而不冷。念《梵文文法》，一直念到十一点。忽然想到应该去找一找石，于是立刻就出发。街上落满了叶子，踏在上面，簌簌作响。风一起，立刻又有一片片的飞落下来。

到了，他却已先出去。我于是就一直到饭馆去吃饭。吃完回家，不久，龙就在下面按铃。我下去，石同居也在下面等我。我们一直走上山。好久没到山上来了，树叶子都转成黄的，有的落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

我们一直走到 Bismarckturm（俾斯麦塔）。只有我同居上去，石、龙在下面等。上面风大得一塌糊涂，大有吹倒人的趋势，但向四下里一看，真太妙了。树林子就是一幅五色绚烂的彩画：叶子有的黄了，有的转成红的，有的却还绿着，错综地混合起来，成就了一幅奇景。太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成了一条金色的线，射到地面上，被射着的一点地方，就现出一片光圈，在阴暗的氛围里更显得亮。

下 Turm（俾斯麦塔）从山顶走到 Kehr（凯汉弗），又从那边的树林子里转回城来。

到家才三点多，念 Pischel（皮舍尔）。听到街上一片喧声，是许多小孩子把落下的叶子堆起来，让汽车在上面走过，最后又每人抓起一把来互